

民俗、民間文學影印資料之四十一

神話二家論

玄珠、謝六逸、林惠祥著



影印出版说明

本书由三部分组成，即玄珠《中国神话研究ABC》（上下册，世界书局1929年版）、谢六逸《神话学ABC》（世界书局1928年版）、林惠祥《神话论》（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）。前两种属世界书局“ABC丛书”，第三种为王云五主编的“百科小丛书”之一。

神话三家论

（影印本 1989年11月）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新华书店经销
上海浦江印刷厂印刷

ISBN 7-5321-0295-5/I·236

定价：8.10元

序

一 這本書是企圖在中國神話領域內作一次大胆的探險。同類性質的書，中國文的還沒有過，東西文的，則以作者所知，也還是沒有專書，法國 *Le Héros* 有山海經的翻譯，然而專關於中國神話的著作，似乎還沒有。英文中有一本中國神話及傳說（詳見本書篇末參攷用書內所論），可是荒謬得很。所以此編之作，實在是「開荒」的性質，因而也只是「緒論」的性質。

二 作者對於神話學的研究，自然不敢說有怎樣的精到；所以此編之不能完美，自不待言。但作者並不忘記在此編的著作時，處處用人類學的神話解釋法以權衡中國古籍

裏的神話材料。

三 有許多意見是作者新創的，如言帝俊，羿，馮遺一章，又如第六章對於大司命，少司命，山鬼等篇的解釋。還有解釋蚩尤爲巨人族之一，黃帝與蚩尤的戰爭就是巨人族與神之戰爭；夸父與夸娥卽一；終北華胥之爲中部人民的宇宙觀；凡此一切創見，作者只憑推論，並不會多找書本上的考據。但也不是以爲無須多考據，無非因爲客中無書，只好作罷。如得海內同志替這些臆說再多找些書本子的證據，自然很歡迎的。

四 作者相備山海經的神話價值很高，所以本編有時信任山海經的地方還比任楚辭及其他書籍（如淮南）爲較多。漢以後的作者的神話材料，（如搜神記、述異記等書

所載，)有時也引用，但只作為一神話流傳後經增飾修改後的最終式，或是一神話的演化的過程而已。

五 後世方士道教神仙之說與起後的奇誕之譚，自然離原始神話的面目太遠，但有時也引用，如述西王母神話時引漢武內傳，月的神話引龍城錄，這也無非表示一神話到了後來如何的被方士道教化而已。並不以此作為該神話的最終點。

六 作者對於自己的引用書籍的時代的意見，及該書在神話上的價值，都在篇末的參考用書內有些說明。

七 這本書一則是草創，二則是緒論性質，所以中間對於各種材料的解釋、分析、和徵引，都只是觀敘述之方便而定，並不是把中國神話來巨細無遺地作系統的敘述。我

希望另有人來做這個工作。自己倘若時間容許，或者看書方便，也想試作較大的企圖。將來或者也可以呈教。只是人事變幻，不知道有沒有這等時間。

八 本書在客中倉卒屬稿，手頭沒有應參考的書，雖然有幾個朋友借給些書，到底不足，所以錯記及失檢之處，或許難免，要請讀者原諒。幾位熱心的朋友，或是借給書，或是替查一二條，都是很感激，可是也不增囑記下名字來了。

一九二八、十、二〇，作者於日本、陳涼。

目次

第一章 幾個根本問題……………一

自來中國學者對於神話材料的見解——對於山海經的
議論——西方學者對於神話的研究及其結論——中國神
話殞死的原因魯迅和胡適的意見——胡說的反響——中
國北部的神話女媧共工及其他——中國中部的神話楚
辭九歌——中國南部的神話盤古氏——現存的中國神話
是北中南三部的斷片的混合物

第二章 保存與修改……………三四

最初的神話保存者——保存者同時亦是修改者——中國
之神話保存者史家哲學家文人——神話的雜貨庫山海
經——山海經著作人的問題——自漢至宋對於山海經著

作人的意見——明胡應麟的吳說——楊慎的判斷——山海經的著作時代——尤延之王應麟的意見——陸侃如的意見——陸昉的反對——五藏山經的著作時代——海內外經的著作時代——荒經及海內經之著作時代

第三章 演化與解釋……五六

演化的原因——西王母神話之演化——山海經的西王母——穆天子傳的西王母——漢武故事及漢武內傳的西王母——神異經之東王公——演化與解釋——歷史派的解釋神話——中國神話之歷史化——朱熹的解釋神話

第四章 宇宙觀……七八

各民族都有開闢神話——中國的盤古氏——與北歐開闢神話之比較——女媧補天的神話——造人的神話——神們所居之山崑崙——崑崙神話之演化——山海經及楚辭所

部之喉嚨——淮南子的記載——十洲記的喉嚨——山海經
所記的獨龍——中部民族的遠方樂士領袖北華胥列姑
特——山海經所記樂士

中國神話研究ABC

第一章 幾個根本問題

「神話」這名詞，中國向來是沒有的。但神話的材料——雖然只是些片段的材料——却散見於古籍甚多，並且成爲中國古代文學中的色彩鮮艷的部分。自兩漢以來，曾有許多學者鑽研這一部分的奇怪的材料，然而始終沒有正確的解答。此可以他們對於那包含神話材料最多的山海經一書的意見爲例證。班固依七略作漢書藝文志，把山海經列在形法家之首。（形法者，大舉九州之勢，以立城郭室舍；六家，百二十二卷。）東漢明帝時，王景當治水之任，明帝賜景以山海

經、河渠書、禹貢圖，可知山海經在當時被視爲實用的地理書了。王充這位有眼光的思想家也說：「禹主治水，益主記異物，海外山表，無遠不至，以所聞見，作山海經，董仲舒視重常之鳥，劉子政曉貳負之尸，皆見山海經，故立二事之說。使禹、益行地不遠，不能作山海經；董、劉不讀山海經，不能定二疑。」（見論衡，別通篇）又說：「按禹之山經，淮南之地形，以察鄒子（衍）之書，虛妄之言也。」（見論衡，談天篇）這又可見王充也把山海經視爲實用的地理書方物志，而且是禹、益實地觀察的記錄了。漢志以後，隋書經籍志（第七世紀）亦以山海經冠於地理類之首。（隋志：漢初，蕭何得秦圖書，故知天下之要害，後又得山海經，相傳以爲夏禹所記。）自漢志以至隋志，中間五百多年，對於山海

經的觀念沒有變更。自隋志以後又三百餘年，五代末劉昫撰舊唐書經籍志亦以山海經入地理類；其後北宋歐陽修撰新唐書藝文志，南宋王堯臣撰崇文總目，皆因依舊說。便是那時候對於山海經頗肯研究的尤表，他的遂初堂書目（今在說郛中）也是把山海經放在地理類的。大膽懷疑山海經不是地理書的，似乎明代的胡應麟可算是第一人。他說：「山海經：古今語怪之祖。……余嘗疑戰國好奇之士本稷天子傳之文與事，而侈大博極之，雜傳以汲冢紀年之異聞，周書王會之說物，離騷天問之遐旨，南華鄭圃之寓言，以成此書。」又說：「始余讀山海經而疑其本稷天子傳，雜錄離騷、莊、列，傳會以成者，然以出於先秦，未敢自信。逮讀楚辭辨證云：古今說天問者，皆本山海經、淮南子，今以文意考之，疑此

二書，皆緣天間而作；則紫陽已先得矣。〔皆見少室山房筆叢〕胡應麟說「山海經是古今語怪之祖。」是他的灼見。他推翻了自漢以來對於此書之成見。然而尙不能確實說出此書之性質；他不曾明言這是一部「小說。」〔中國的廣義的用法。〕致清代修四庫全書，方始正式將山海經放在子部小說家類了。這一段山海經的故事，就代表了漢至清的許多學者對於舊籍中的神話材料的看法。他們把山海經看作實用的地理書，固然不對，他們把山海經視爲小說，也不算對。他們不知道這特種的東西所謂「神話」者，原來是初民的知識的積累，其中有初民的宇宙觀，宗教思想，道德標準，民族歷史最初期的傳說，並對於自然界的認識等等。

據最近的神話研究的結論，各民族的神話是各民族在上

古時代（或原始時代）的生活和思想的產物。神話所述者，是「神們的行事，」但是這些「神們」不是憑空跳出來的，而是原始人民的生活狀況和心理狀況之必然的產物。原始人民的心理，有可舉之特點六：一為相信萬物皆有生命，思想，情緒，與人類一般；此即所謂汎靈論（Animism）。二為魔術的迷信，以為人可變獸，獸亦可變為人，而風雨雷電晦冥亦可用魔術以招致。三為相信人死後魂離軀壳，仍有知覺，且存在於別一世界（幽冥世界），衣食作息，與生前無異。四為相信鬼可附麗於有生或無生的物類，靈魂亦常能脫離軀壳，變為鳥或獸而自行其事。五為相信人類本可不死，所以死者乃是受了仇人的暗算（此惟少數原始民族則然）。六為好奇心非常強烈，見了自然現象（風雷雨雪等等）以及生死睡

夢等事都覺得奇怪，渴要求其解答。(Andrew Lang: *Myth, Rites and Religion*, P. 48-52) 原始人本此蒙昧思想，加以強烈的好奇心，務要探索宇宙間萬物的秘奧，結果則為創造種種荒誕的故事以代合理的解釋，同時並深信其真確；此即今日我們所見的神話。

現代的文明民族和野蠻民族一樣的有它們各自的神話。野蠻民族的神話尚為原始的形式，文明民族的神話則已頗美麗，成為文學的泉源。這並不是文明民族的神話自始即如此美麗，乃是該民族漸進文明後經過無數詩人的修改藻飾，乃始有今日的形式。這些古代詩人的努力，一方面固使樸陋的原始形式的神話變為詭麗多姿，一方面却也使得神話歷史化或哲學化，甚至脫離了神話的範疇而成為古代史與哲學的一

部分。這在神話的發揮光大和保存上，不能不說是「阨運」。中國神話就是受了此「阨運」而至於散亡，僅存斷片了。

就中國現存的古籍而搜集中國神話，我們不能不說中國民族確曾產生過偉大美麗的神話。爲什麼我們的神話不能全都保存而僅餘零星的片段呢？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內說：「中國神話之所以僅存零星者，說者謂有二故：一者華土之民，先居黃河流域，頗乏天惠，其生也勤，故重實際而黜玄想，不更能集古傳以成大文。二者，孔子出，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實用爲教，不欲言鬼神，太古荒唐之說，俱爲儒者所不道，故其後不特無所光大，而又有散亡。然詳案之，其故殆尤在神鬼之不別。天神地祇人鬼，古者雖若有辨，而人

鬼亦得爲神祇。人神殺雜，則原始信仰無由蛻盡；原始信仰存則類於傳說之言日出而不已，而舊有者於是僵死，新出者亦更無光焰也。「胡適在白話文學史內說：「故事詩（Epic）在中國起來的很遲，這是世界文學史上一個很少見的現象。要解釋這個現象，却也不容易。我想，也許是中國古代民族的文學確是僅有風謠與祀神歌，而沒有長篇的故事詩，也許是古代本有故事詩，而因爲文字的困難，不曾有紀錄，故不得流傳於後代；所流傳的僅有短篇的抒情詩。這二說之中，我却傾向於前一說。三百篇中如大雅之生民，如商頌之玄鳥，都是很可以作故事詩的題目，然而終於沒有故事詩出來。可見古代的中國民族是一種樸實而不富於想像力的民族。他們生在溫帶與寒帶之間，天然的供給遠沒有南方民族的豐厚